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中国儿童文学70年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国目前崛起成为童书出版大国,儿童文学是其中的主体与根本。在满足中国乃至世界儿童精神需求、健全童年精神生态、创造中国童年文化等方面,中国儿童文学作出了重要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生产获得极大解放,社会需求及关注度,领域形态活跃,在文化现场已凸显为文学大门类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有生力量。因此业界对其发展趋势预期很高,前景普遍看好。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回顾新中国儿童文学70年发展,在总结经验与成绩的同时,更要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是在观念进步与社会引领方面。儿童文学是成人社会对儿童、对童年价值发现的产物。它主要服务于儿童的精神成长,也是人类基于童年维度发扬艺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通道或场域,但其核心是“儿童观”的观念进步问题,内含成人社会对儿童最前沿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认识。因此,儿童文学引领社会儿童观的进步,它属于儿童观变革的先驱者。70年儿童文学在发展、解放儿童,尊重并激发儿童主体性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逐步建构出成人与儿童双主体对话、和谐良性的关系生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至今,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状态,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建设中人文关怀视域及其精神内容。

自然,在这一方面的建设空间及发展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主要表现在对幼年、童年、青少年不同年龄段的分段认知、协调综合及其观念建构上,特别表现在对幼年、青少年阶段认识不充分的问题上,而尤以青少年阶段为甚,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文学与青少年群体疏离、隔膜、干预性弱的特点。青少年文学整体发展滞后与观念的拓进慢密不可分;其次还表现在儿童观发展的孤立与受限制性,仅囿于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文化领地思考儿童发展的问题,很少融入整体社会、成人世界。人类现实的开合处去定位与把握,因此导致视野不宽,思想浅层,完成度不深入有力。仅孤立地看待考察儿童的问题,儿童文学不会行之久远。儿童文学中儿童观建设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整一的“人”的范畴内敞

## 新中国儿童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李利芳

开童年?怎样才能打破儿童与成人间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壁垒?

二是在原创出版与文学自觉方面。经过70年的发展,原创儿童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专业的作家队伍,稳定的职业作家群体是保障这一事业发展的基石。近些年来,儿童文学一路上涨的市场空间与社会需求热度吸引了更多作家的注意力,包括很多成人文学作家也频频涉足儿童文学创作,有更多新人新作不断涌现,且很多都出手不凡。童书出版事业快速进步,优秀的出版社、出版人在助推原创儿童文学发展上功不可没。目前大量由出版社创办的儿童文学奖项,有力地刺激、催生、稳固了职业作家群的形成。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井喷式”发展,从“黄金十年”迈向“黄金二十年”。与之伴生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风生水起,家庭学校对儿童阅读的重视普遍提升,均是原创出版可持续发展的肥沃文化土壤。

总结70年儿童文学原创出版取得的辉煌成绩与现阶段的可喜态势,我们更多要思考的是与童书出版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儿童文学原创能力的关键性突破问题,即透过繁华表象看我们的儿童文学真正能“传得开、留得住”的标志性作品究竟有多少?在最能体现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文学性要素——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我们的原创可持续性提供的经典形象能有多少?因为形象又直接影响到儿童影视、文化产业的开发。原创文学在儿童精神消费的构成中,远非纸本阅读的单一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核心内容存在。因此,其创造力的高下强弱直接决定了服务于广大儿童精神世界的能力与水平。今天我国每年出版的原儿童文学品种数量都很丰富,其中也不乏精彩优秀之作,但最为欠缺的依然是辨识度高、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品。间或也存在热销作品,受孩子们追捧欢迎,但原创指数其实并不高,与国内外经典作横向纵向比,都面临内涵提升与创意突围的问题。“文学自觉”已然成为一个问题。它既表现在对原创精神的追求与超越,对艺术精致性的敏感与崇尚,也体现在对儿童文学各文体的重视与平衡发展,对新文体的拓新建设等方面。

三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地位提升与学术繁荣

方面。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已逾百年,有丰硕的学术成果积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与学科建制上更加落在实处,如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钟敬文的倡导下,率先成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首任主任是穆木天教授。北师大在我国儿童文学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走在国内前列。1950年代很多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程。1979年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蒋风教授招收第一位儿童文学研究生吴其南,当时是与杭州大学中文系联合招收。1982年蒋风先生公开招收儿童文学硕士联合招收。1982年蒋风先生公开招收儿童文学硕士联合招收。新世纪以来,陆续有北师大等高校招收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儿童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渐成规模,当前学界活跃的学术骨干都是新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近些年来,儿童文学学术领域也日益受到多方关注,新生力量介入更多,学术气象有明显变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教育部重大项目立项等都有突破与提升,这些都是儿童文学学科内涵发展的重要标志。

但整体来看,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地位还是边缘弱小的,研究人员数量还较少,学术气氛还有待进一步活跃,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课题需要马上跟进。如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全面深入的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论著述。学界既缺乏对儿童文学传统的、一般的研究方法的系统清理、描述与解释,更没有实现对国际儿童文学前沿研究方法的积极关注与深度引进。由此造成的学科窘境是:研究的方法论意识淡薄,缺失理论自觉,学术思想创新及话语体系创新乏力,学科影响力整体上难以提升。

还有像我国学界尚没有关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学史”的专门研究成果,这是一个要填补的空白。儿童文学学科学史的研究必须放置于我国现代科学体系,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术体系内去进行观照,必须从根源上论说清楚其发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其独特的价值要素与学科属性等;学科学史的梳理研究不在表层的事实与现象的罗列,重点在重要理论与思想问题的清理,以“问题意识”为统领去辨析清楚学科学史的传承、演进与发展,创新、经验与不足;围绕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属性,尤其要打破既有僵化封闭的研究范式,扩大儿童文学学科学

术的研究视阈,在多学科交叉碰撞、域外理论视野的参照下,对研究对象作出更积极审慎的反思研究。

近期关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研究学界有新趋势,朱自强老师领衔拿下了教育部重大项目,我本人也关注了此课题。由于童年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理论上讲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因此,多学科包容并蓄、经纬交织的体系性的跨学科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估计在短期内会有突破,这也会较好地解放儿童文学的学术生产力。

四是在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理论被大量翻译,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儿童文学只有很少量译进。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译介西方儿童文学再一次形成高潮,且译介呈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趋势。新世纪以来,图画书的译介也逐步加强推进。如今,翻译儿童文学在中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潮的时期。据史料呈现,中国学者第一次出国门参加国际儿童文学交流活动,是1986年蒋风先生应邀赴日本大阪出席一个“儿童文学国际研究会”。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已逐步推广开来,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交流愈益走向深入。

在对外交流上,目前我们谈的最多的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等话题。随着少儿图书版权资源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我国在原儿童书对外输出、童书插画艺术国际交流、童书创作的国际合作等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2012年3月,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出版“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收录了孙幼军、金波、秦文君、曹文轩、张之路、葛冰、黄蓓佳、沈石溪、高洪波、汤素兰、葛翠琳、董宏猷、郑春华、周锐、徐鲁等作家的自选代表作。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原儿童文学译介工程。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目前曹文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家中版权输出最多的一位。众多实力派作家作品走出去形势大好,如杨红樱、沈石溪、汤素兰、黑鹤、薛涛、殷健灵

等。国内出版社在助推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仅在2017年一个年度版权输出图书品种数量就达418种,创历史新高;浙江少儿社收购了澳大利亚专业童书出版社新前沿出版社;湖南少儿社在打造“中国童书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安徽少儿社发起成立“丝路童书国际联盟”;2018年中国成为博洛尼亚童书展主办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童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板块,在参与世界童年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齐·亚当娜表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少儿出版的最重要的力量”。

少儿出版国际化的热潮提醒我们注目的依然是原创作品的质量内涵问题,尤其要考虑解决的是世界级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数量少,原创儿童文学文化原型植根不深、形象塑造不力、想象力不灵动、“中国精神”意蕴不足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们聚焦思考的一个主要思想问题就是“中国童年精神”。它是“中国人”以童年为价值对象的精神创造,它自然刻绘了“中国”的国家身份与民族文化特征,它属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区别性就在于它是专门关乎童年生命的,始终从童年出发,为童年服务的。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童年生命的认识与理解水准,对其性的童年精神的发现与阐释,对个别性与差异性品质的独特呈现,特别是对儿童的发展与成长寄寓的文化规训与理想期盼。对这一精神内涵的解析、概括、总结、阐释、建构,均是当前创作界与理论界值得重视与期待的一个领域。



## 促进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

□纳杨

肖复兴、阿来、马原、虹影、徐则臣、周晓枫、杨志军、叶广岑、刘玉栋、肖勤等,都是近年来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他们之前的接触过儿童文学,有的则是第一次写,有的已经写了几部作品,并且计划创作更多的作品,有的则仍处于尝试阶段。他们的作品各有优长,也有不足,但他们开始创作儿童文学的动因却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要为儿童而写一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儿童文学。这是作家对自身创作的要求。儿童文学对儿童的重要性赋予儿童文学作家们责任和使命,儿童文学对作家职业生涯的意义,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作家的认同。

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优秀而成熟的作家的加入,对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从近几年的作品来看,儿童文学的主题开掘更深更广,艺术性文学性也得到大大提升。“跨界”写作的刺激,促使儿童文学作家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待当下少年儿童的生活,把少年儿童放置在一个更加现实的场域中去言说,从而突破了儿童文学原来的一些所谓“禁忌”。比如战争、苦难、死亡、历史等较为宏大的或比较负面的题材,进入儿童文学表现领域。《渔童》《吉祥时光》《鬼娃子》《野蜂飞舞》《纸飞机》《正阳门下》等作品,从儿童视角去书写历史和现实,用作家的智慧为孩子尽量还原真实的世界。题材的拓展也对作品的艺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寻求更多更好更合适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到,作家们在艺术探索上更加努力,表现手法更加纯熟多样,语言更具艺术性,艺术风格也各有千秋,给儿童阅读带来更丰富的选择。

在跨界写作的过程中,儿童本位问题、儿童观、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等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和讨论,并且达成了一些共识。目前的一个共识是,儿童文学应该是贴着孩子写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给孩子读的,这就给作家的创作提出更高要求。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的观念几乎不见了,更多的是看到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对为儿童写作抱有更多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原创儿童文学能够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多位“跨界”作家都表达过转向儿童文学写作以后才会体会到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易。小到字词句的使用,要考虑目标读者的年龄特征,大到作品的价值观问题,比如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观念,写到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童书出版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黄金十年之后,热度丝毫不减,仍以年出图书4万余种(其中新出2万余种)的出版量延续着童书的出版热以及与出版密切关联的创作热。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诚如纳杨文中所说,“迎来了一个爆发期”。纳杨一文,选择宏观纵览的俯瞰,检视并分析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新”的气象与格局,“新”的冲击与挑战。面对日益为创作者认可和正视的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文章面向儿童文学作家与跨界写作儿童文学的作家,提出需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寻求创作儿童文学精品的多种可能。

——崔昕平

中就需再三审视,是不是恰当,会不会带来不良影响等等。而最难的是如何让孩子喜欢,是否能与孩子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实际上,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努力方向。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家都是长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儿童的近距离交流,以保持与儿童的心灵共振,或是向儿童学习,保持心灵的纯粹。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儿童心理学家,他们理解儿童的情感以及表达方式,能够从儿童的角度去看问题想问题,从而能够从儿童的视角去写作。

非儿童文学作家的加入,主要集中在小说和童话两大门类,散文和报告文学有一些作品,诗歌和幼儿文学几乎没有。这与儿童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发展不平衡有关。儿童文学是一个内涵外延极为丰富的文学概念。简单来讲,因其与儿童阅读紧密相连,需要从年龄上细分,大致分为幼儿、儿童和少年三大阶段,各个阶段中还要再分,且年龄段越低分得越细。每个年龄段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不尽相同,特别是幼儿文学,更具专业性、独特性。体裁门类的划分也与其他类别不一样,童话、寓言、儿歌、童谣都是儿

童文学的独有门类,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少儿科幻则是各个门类中的一个细分类别。每个门类都有各自独特的美学范式和阅读需求。门类再与年龄段相结合,创作的难度和复杂度就更加明显,需要长期的反复的琢磨研究练笔。

然而,儿童阅读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创作的难度而减少。有一类专门为儿童改编的文学作品,在努力尝试给孩子们提供所需要的阅读对象。比如杨克主编的《给孩子们的一百首新诗》、叶嘉莹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王安忆选编的《给孩子的故事》、树才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等。这些书籍是不是真的适合孩子阅读,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阅读,孩子是否爱读等,可以讨论,但这些书确实比较受家长欢迎,一是因其内容的经典性,二是因其填补了一些阅读空白。

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3亿多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如何满足,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家、编辑、研究者、评论家共同努力的根本目标。儿童文学作为儿童阅读中一个重要门类,其价值和意义

不言而喻。现在原创儿童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活跃,作品数量质量双提升,但相比当下少年儿童阅读需求仍是远远不够的。一是优秀作品仍然太少,思想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俱佳的作品太少。二是对优秀作品的推介还需做更多的努力。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原创儿童文学经典化的推进力度,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儿童阅读的主要渠道,比如幼儿园、学校、阅读推广机构等推荐的作品中,原创作品还没有成为主流,儿童真正阅读原创儿童文学,尤其是优秀当代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太少。三是全民阅读推广背景下,儿童的阅读能力大幅提升,已经呈现阶梯式发展,家长对儿童阅读也越来越重视,对作品越来越挑剔,这些实际上对原创儿童文学形成倒逼之势。

在此背景下,儿童文学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吸纳一切以提升儿童阅读质量为目的的创作力量,寻求一切能够创作儿童文学精品的可能,共同为中国少年儿童奉献优秀的文学作品。

